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七十年童话创作多姿多彩

□束沛德



童话是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体裁,也是少年儿童文学中最契合儿童思维方式、儿童特点最鲜明的文体。

童话对于儿童开拓视野、启迪心智、陶冶情操、激发想象,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和影响。中外文学大师、名家都满怀激情地由衷赞扬童话的价值和地位。

德国童话大家格林兄弟说:“童话的朴素诗情能够教诲每个人以纯真。”童话之父安徒生说:“人生就是一个童话,我的人生也是一个童话”,“童话是我流浪一生的阿拉丁神灯”。俄罗斯文学批评大家别林斯基说:“童年时期,幻想乃是儿童心灵的主要的本领和力量,乃是心灵的杠杆”。我国著名儿童文学家陈伯吹说:“‘童话’这两个美丽的字眼,标志着—个具有诱人的魅力的世界。”严文井说,童话是“一种献给儿童的特殊的诗体”。

这些论述清晰地表明,童话是少年儿童精神成长、心灵成长不可或缺的维生素,是最珍贵的精神滋养品。童年时代有没有童话陪伴大不一样:有童话相伴,会很快乐、很有趣,会有梦想、活泼开朗;没有童话相伴,也就少了童情童趣,少了奇思妙想,失却真正快乐的童年。毫不夸张地说,在某种意义上,优秀的童话可受用一生,影响一生。

从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到现在,中国当代童话已走过近70年光荣的荆棘路,经历了漫长、光辉又艰难的历程。同整个文学、儿童文学一样,童话也经历了五六十年代(1949—1965)、“文革”十年(1966—1976)、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1978—2000)、新世纪至今(2001—)四个历史阶段。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在党和政府的重视、支持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鼓舞下,作家普遍关注儿童的思想品德教育,创作热情高涨,迎来了我国当代童话创作初步繁荣的第一个黄金时期。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中期,左的思潮侵袭,对“童心论”等的错误批判,挫伤了作家的创作积极性,童话创作一度停滞冷清。十年浩劫,文学园地百花凋零,童话创作更是销声匿迹,一片空白。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创作观念更新,作家敢于探索、勇于创新,迎来了童话创作兴旺、繁荣的真正黄金时期。90年代,幻想文学的提倡、幽默精神的高扬、人文内涵的追求,更使童话作家如鱼得水、得心应手。进入新世纪,市场经济、网络媒体的挑战,“哈利·波特”热的掀起,童话园地里,艺术的与大众的、典型化与类型化创作,呈现多元并存的格局。近些年来,实现中国梦的大方向,攀登文艺高峰的大目标,激励着童话作家在创新道路上继续前行。

近70个春秋的艰辛跋涉,使我国当代童话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可喜的、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是涌现出一批想象丰富、情趣盎然、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童话名作。

《宝葫芦的秘密》《小溪流的歌》《鸡毛小不点儿》《狐狸打猎人的故事》《猪八戒新传》《神笔马良》《野葡萄》《“没头脑”和“不高兴”》《小布头奇遇

记》《黑猫警长》《皮皮鲁外传》《总鳍鱼的故事》《小巴掌童话》《怪老头儿》《狼蝙蝠》《哼哈二将》《笨狼的故事》《鼯鼠的月亮河》《乌丢丢的奇遇》《面包狼》《猪笨笨的幸福时光》《汤汤缤纷成长童话集》《布罗镇的邮递员》等,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阶段最负盛名的代表作。

二是创造了不少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童话形象。

幼儿童话中,有小蛋壳、雪孩子、黑猫警长、大头儿子、围裙妈妈、花背小乌龟、岩石上的小蝌蚪等这样一些孩子们熟悉喜爱的艺术形象,它们深深镌刻在一代又一代幼儿的心坎里。而神笔马良、唐小西、皮皮鲁、霹雳贝贝、怪老头儿、阿笨猫、乌丢丢等,也都是小读者和大读者啧啧称赞的鲜明童话形象。

三是形成了艺术形式、风格丰富多样、异彩纷呈的格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童话创作更侧重于传统的“教育型”。改革开放以后,童话作家从惯性思维中走出来,打破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在创作方法、艺术表现手法、形式、风格上敢于探索和创新。“热闹派”标新立异,独树一帜,“抒情派”、诗体童话、小巴掌童话也各显神通,争奇斗妍。很多作家都有独特的美学追求,有的追求奇特、荒诞、幽默,有的追求诗情与哲理交融,有的隽永含蓄、质朴自然,有的优美流

畅、温婉清丽,真是各有千秋,各领风骚。

四是造就了一支满怀童心、爱心、诗心,不断新陈代谢的童话创作队伍。

参与当代童话创作的,除了已逝世的张天翼、严文井、陈伯吹、贺宜、金近、包蕾、洪汛涛、孙幼军、赵燕翼、黄庆云等前辈作家外,如今健在的童话老作家还有任溶溶、宗璞、葛翠琳、金波、张秋生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崛起的童话作家有张之路、郑渊洁、葛冰、郑允钦、班马、周锐、白冰、冰波、彭懿、郑春华、保冬妮、杨红樱、汤素兰等。新世纪以来涌现的有皮朝晖、王一梅、李东华、张弘、葛竞、汤汤、萧袤、郭姜燕等。这些活跃于儿童文苑的作家,是当代童话创作的中坚力量。我国当代儿童文学队伍的构成,一直保持“五世同堂”的强大阵容,这是童话创作持续发展、繁荣的希望所在。

回望我国当代童话创作的发展历程,我们欣喜地看到,几代作家努力开拓、潜心创作,已取得了光彩熠熠的丰硕成果。

童话是以幻想为基本特征的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是最富浪漫色彩和游戏精神的奇妙故事。童话的灵魂、核心是想象、幻想,它是张开想象的翅膀飞得最高、最远的艺术。没有丰富的想象、幻想,也就没有童话。童话的艺术魅力从何而来?一是来自幻想与现实的巧妙结合,来自它所营造的亦真亦幻、似真似幻的光怪陆离的童话世界。二是来自诗情与哲理的水乳交融,来自如诗如画的童话世界所蕴含的深邃的生活哲理。三是

来自神奇灵敏的童话形象与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相交织,来自那些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超人体、拟人体、常人体的童话人物。四是来自耐人寻味的幽默、沁人心脾的情趣与天真烂漫的游戏精神。入选《儿童粮仓童话馆》的中短篇优秀童话作品,可以说,在诸多方面都具有上述这些品质、风采和魅力,只是按照作者不同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长,追求的侧重点不尽相同。

阅读经典、欣赏经典,可以提高小读者的文化素养、审美能力、鉴赏水平。要从小培养孩子们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的良好习惯,让他们在快乐中阅读、欣赏,在阅读、欣赏中享受快乐。读优秀童话,不仅会让它们为精彩的故事所吸引和打动,还能引导他们感受、体会作品所蕴含的崇高的感情、优美的意境、生动的语言,以至一点一滴、多多少少从中领略人生的意义、生命的奥秘,润物细无声地滋养他们的心灵。

愿幼年、童年时代有童话相伴的孩子,长大以后,多一点想象力,多一点创新力,多一点人性美,多一点诗意、情趣和幽默。



儿童性作为儿童文学的理论核心,是每个作者在新时期都应该关注的。儿童文学的创作是经典的继承和发展,像《彼得·潘》就是一部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它讲述一个身长双翅的人带领孩子们逃离成人世界,在“永无岛”上过着无忧无虑生活的故事。彼得·潘的拒绝长大,是一种诗性的文字表达,曾对儿童文学的创作起到过很好的启示作用,它彰显儿童本位,逃离成人世界、寻求孩子的自由。但如果将它从典型作品的创作风格上升为儿童文学精神标识的话,会让广大作者产生极大的不适性。从创作者角度来看,“永恒的童年”、“长不大的孩子”应是对儿童天性的诗性描绘,而非创作追求的结果。

人类生理上的必然“长大”与心理上有意的“长不大”会形成极具反向张力的矛盾。以这种心态写作,作者对儿童性的理解会是错位的,很容易凭借大人的成见表达童心、童趣,将成人的思维和智力打扮成儿童之心。这种“中年儿童”、“超龄婴儿”式的写作会不自觉地衍生出新的说教式儿童文学。其实无论是“蹲下来写作”还是“俯下身写作”,这些形象比喻的重点不在于成年人作者是否降低身位,而在于创作者对自身成人身份的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儿童本位自觉。

儿童文学中的“儿童性”,可以理解为成年的作者对儿童本性、天性的洞悉、理解、认同、呵护、鼓励、启迪和激发等诸多层面。在激发层面必定包含成年人作者的智慧。无数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都是融合成人智慧与儿童情趣,以儿童容易接受的方式激发儿童的想象和创造力的。

约克·舒比格的童话《狮子的吼声》《一头猪和一张纸》用天马行空式的孩子的想法,表达了讲故事的逻辑与构建故事的智慧和精妙。尼尔·盖曼更是将讲故事的技巧发挥到极致,他的故事覆盖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的作品《鬼妈妈》《那天,我用爸爸换了两条金鱼》讲述儿童天性中被遮蔽和涂改的部分,如恐惧、孤独、渴望、暴力美感等,将儿童心理、作者的“叙述诡计”与故事的“多维结构”融合在一起。像埃米莉·格雷维特的《大野狼》、法国作家斯特凡·塞内加的《你看见了什么?》更是用孩子的方式感觉成年人期待他们自己去理解的世界,让置身其中的游戏与未知激发儿童的理解与判断。冰波先生的“阿笨猫”系列也是如此,儿童情趣、想法与作者巧妙的情节设计结合在一起,读起来让人忍

俊不禁。好的儿童文学作品一定是提升儿童的智力、理解力和感受力的,它需要与儿童心性融通,同时也保持一定的智力位差,将大人与儿童的灵性融为一体。

儿童性作为一种宽泛的概念,需逐一细分。年龄不同的孩子心智、理解能力、辨别能力,身体与思维都不一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泉根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曾提出过“儿童文学三分说”,将儿童文学细分为3—6岁的“幼年文学”、7—12岁的“童年文学”和13—17岁的“少年文学”。曹文轩先生曾谈到:“我们把我们的儿童文学所服务的一个广阔的读者领域,无缘无故的缩减成为一个仅仅含有低幼和低年级、中年级的领域。以给低幼和低年级、中年级的作品代替了整个儿童文学,而我们却未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这种高级文学分类的缺失,导致对少年文学理论建构和批评的缺席,以低幼、中年级的文学评判标准与方式评价少年文学显然有所不适。

儿童文学的“三段细分法”以及近些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成熟的青少年文学体系,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儿童文学分级的现状,同时也需要重新研究和考量关于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儿童性”含义。从生理与心理的角度来看,特别是进入少年青春期,孩子们的身体得以发育、性意识逐渐萌生、思想行为的叛逆,这些都与传统儿童文学中对少年的想象有着本质的区别。少年文学中的少年主体性是一项新的课题,它包含少年的诸多心理、身体、智力和思维的内容,如叛逆性与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英雄情怀与自我完美的心理投射、冒险精神与刺激性追求、性意识与性取向等诸多命题。在传统的文学分类中,往往将少年文学归类于“成长小说”这种词义含糊不明的范畴,因为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可以不出错地归入此类型。儿童文学中的成长小说曾经一度也被视为成人化边缘,游离于“儿童文学标准”之外有差异的作品分类。少年正常生活中所涉及的矛盾、冲突,面临的艰辛,历史背景中的真实、少年的性意识和懵懂情感,都被简单地视为“儿童不宜”或“成人化”,被“低龄化”的文学标准与规则当成“违规”,被排斥与忽视。在儿童文学发展的二度黄金时期,需要对少年文学进行细致的研究与建构。

上世纪80年代儿童文学的回归,从根本上确立了儿童文学这一文类的内涵与外延,同时也是五四以来“人的文学”与“儿童的文学”复兴的延续。儿童文学以“儿童本位”为核心的对待儿童的方式具有前所未有的积极意义。将儿童从从属的训教和灌输的对象,提升为与成人平等的自由、解放天性的地位。文学与教育关系的讨论也让文学创作的方向明朗化,即文学作品是表达儿童的童心、童真、童趣,讲述他们的

返照童心,重读儿童性

□翌平

作为服务于儿童精神需求的文学,发现、勘探童年生命的特质,进而致以艺术表现是儿童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儿童性”是儿童文学与生俱来的属性。但由于表达这一审美内涵的主体是成年人,或者说基于儿童文学中的“儿童性”永远是一个“再造的”,而不可能是“原生的”这样的现实,“儿童性”便成为了儿童文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挑战性、不确定性的难点美学问题,因而它也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因为我们对儿童的认知是不断拓新推进的。

翌平是一个在儿童文学创作上极其自主、自觉的作家,其创作针对儿童年龄群体跨度很大,风格各异。他对儿童性问题的思考既有自身创作实践,又有大量的中外儿童文学阅读积累,同时也兼及考察成人文学领域对儿童的表现。因此,他提出的“重读儿童性”的路径及有待我们开掘的文学命题,均是完全紧贴儿童文学内部世界在往深里走的。无论对当前的创作还是理论研究,都颇具启迪价值。

精神自由。不难看出,儿童文学的“儿童性”这一核心理论,在经历长久的被遮蔽、被否定后破茧而出,具有深刻的历史和学术意义。儿童文学体系的重新确立是对政治化与说教式的儿童文学拨乱反正,可惜在对旧的思维模式的肃清时,连带着成年人对启发、引领儿童作用的忽视,儿童的天真以及顽童精神、游戏精神等涵盖了儿童性的多样与复杂。文学大环境下对“教育”一词的“伤痕式”记忆,导致某种程度上将反对灌输式的说教读成文学与教育的剥离。当针对政治语境下的教育被重新诠释时,成年人对儿童的引导也被视为旧观念的一部分,而忽略了教育本身也在与时俱进,不断继承和发扬着杜威提出的“儿童本位”理念。儿童文学的儿童本位本源于杜威的儿童教育,而这种成人引领作用的源而复失不能不说是一种悖论式的遗憾。

上世纪80年代儿童文学体系确立之时,已预示了简单定义的儿童性在面对多种尝试的作品时,特别是当下世界经典作品中丰富的儿童性时会变得有些失语。从学术角度看,文学史不同阶段的书写,一直重复着一种二元对立的方式。新的文学理论的确立伴随着对旧理论的清扫,含糊不清的中间区域也会被当成旧体

系的一脉被否定、被清除。对某些“儿童性”的注解,在处理文学史上多样的“儿童性”表达,以及文学受历史、社会环境而引发必然的表现上(比如抗战期间所有的文学流派淡化自身的文学主张,投身于“民族救亡”的文学当中),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儿童文学的母题性归类让人更容易把握和理解儿童文学,对学科的建立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它的简单化也使得多样的儿童性因无处归类而丧失合法性。以“纯粹”的标准总结此前的儿童文学,剔除历史、社会对文学的影响,略除非儿童文学中的儿童性表达,于是出现了一种现象,“剪略”后的五四以来的儿童文学,仅存寥寥数部幼童年龄段的儿童文学作品,而众多被公认的儿童文学大家的名作,也只能通过细致筛选与粘贴才有可能勉强符合新确立的儿童文学标准。上世纪80年代重新梳理儿童文学体系时,对五四以来文学作品中的多重“儿童性”尝试有所忽视,特别是众多非纯粹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儿童形象和儿童性被遗憾地“剪略”掉了。

萧红《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以及那只哭泣的兔子形象,被虐待致死的小媳妇让人觉得转化成那只经常用长耳朵耷去眼泪的兔子,当人们对它说要送它回家时,那只兔子会停止

哭泣,静静地信以为真。萧红在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中自然流露出的儿童天性,让人感受到心悸与绞痛,这种对儿童的描述方法对于儿童文学的书写具有独一无二的启迪作用。

废名的《阿妹》里描写的那个自小羸弱、生命垂危的小妹妹,因自感宿命而异常懂事,在现实的严酷中极为顺从而无助,是一个让人怜爱的儿童形象。

鲁迅的《铸剑》是一部很悲凉却欢快的儿童小说,当眉间尺的头颅在沸腾的鼎水中望见杀父仇人的头时,两颗头你死我活地撕咬起来,其中眉间尺的口中不断歌咏的是童谣说唱式的歌词。一部重写的古代经典被鲁迅使用新的小说技巧和视角,营造出诡秘、惊悚的氛围,怪诞中不失欢乐的风格,为少年小说提供了一种出其不意的想象力。

儿童文学的创作过程,是成人作者理解并发现儿童、联通儿童的思维和想象的过程。作家以“童心”感知孩子的内心并与他们心灵共享,激发孩子的潜能来探索世界,是作者对“儿童性”的领悟、吸收和自觉。对儿童性的认识是不断演进的,它依赖于新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并对儿童文学的创作起着启示的作用。



——李利芳